



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
晚事如烟 泉因有你
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

主办单位 泉州晚报社 晋江文旅集团 JINJIANG CULTURE & TOURISM GROUP

投稿邮箱: qwzy@qzwb.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

与泉州晚报结缘近四十载,时光的长廊里始终跃动着她的身影。从最初忠实的读者,到后来的读者和作者,最后成了读者、作者和组稿人等多重身份——身份几经更迭,案头的报纸却从未缺席,那抹油墨香如同无形的纽带,将我的人生轨迹与她紧紧系在一起。

初识泉州晚报,是在我十六七岁的师范生时代。1987年秋,我从乡下中学考上了城里的师范学校,那时班级就订了一份泉州晚报,但这份报纸是热门货,同学们都抢着看。那个总夹着一大摞报纸的报夹就在同学们的课桌上快速流转,而我是班里最热衷读报的那个人,我们的许多资讯都是从这份报纸上获得的。那时流行记读书卡片,我经常会在卡片上摘抄报上的名篇佳句,与同学们分享报上的好文章。

师范毕业后我当上乡村教师,学

一纸相伴,学生相濡

□彭新国

校里也有订阅泉州晚报,我特别喜欢晚报副刊的文章。我不仅喜欢看报还有剪报的爱好,常把读过的报纸上的好文章剪下来,分类粘贴在不同的笔记本里,可以随时阅读,这些好文章是我寂寞的乡村生活中鲜美的精神食粮。有时我也会在课上或课外给我的学生读读报上的好文章,讲讲报上刊登的人与事,晚报上的文章也成了激励我勇毅前行和陪伴我的学生茁壮成长的一道道亮光。

调入机关工作后,阅读泉州晚报已成为我的一种日常。我已不满足于仅仅当个读者,有空余时间就写点稿,并试着给晚报投稿。这些年来,我的诗歌、随笔和文艺评论等作品也偶见报端,并曾在报社组织的征文中获奖,泉州晚报也成为我安放心的一个诗意图所。

在我兼任泉州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期间,协会与报社共同举办过不少文化活动。特别是每年春节期间都开展“党报送春联”活动,我也都参与并牵头组织百余名书法家走进乡村和社区义写春联,把新春的美好祝福送到百姓家,深受市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2018年8月,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示我市书法创作的成果,市文联、市书协与泉州晚

报社合作开设“刺桐翰墨”专栏,每周推介一位书法家,同时利用融媒体传播优势,在晚报新媒体平台泉州通客户端同步推送,历时近一年先后推介了50位书法家。该专栏总点击量突破200万次,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这些文字和图片资料,都是我收集筛选、审核修改的,其中甘苦,旁人或许并不得而知,但编辑们是熟知和理解的。

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我与报纸的接触联系更为密切了。2022年年底,市里决定开展“学创讲展”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全市文艺工作者创作主题文艺作品并撰写心得体会,在各级媒体开设专栏刊发优秀作品。本次活动持续了10个月,先后在泉州晚报专栏上刊发文章近30篇。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署我的名字,但每一篇都是我和报社记者一起斟酌、反复修改后完成的。记得那段时间刚好父亲在省城医院治病,我请假陪护,有时夜里十一二点了,我们还在病床边通过微信、语音通话商量稿件事宜。类似的事情在我的工作中时有发生,从中我得到了锻炼和提升,也深深体会到报社记者、编辑们在每个铅字背后倾注的热忱与坚守。

从师范校园里争相传阅的墨香报

纸,到乡村学校昏黄灯下的剪报本,从机关办公室伏案投稿的忐忑,到组织文化活动的忙碌身影,泉州晚报如同一位老友,见证了我从青涩少年到知命之年的生命旅程。四十载春秋更迭,我们以不同的姿态共同成长——她用铅字记录城市脉动,我用真心书写人生篇章,最终都汇成了大时代里的温暖叙事。

(作者系泉州市委宣传部干部)



扫描二维码
阅读征文作品



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
四十年笔墨写春秋
新时代携手再出发



年龄只是符号,把生活
调到你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
光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



笋香晨时

□周牵连

夏日周末的风是带着露水味的。凌晨,天还凝着一层淡青的纱,我就迈进老屋护身门槛,便听见老娘在厨房里窸窣收拾的声音。竹篮磕在木门槛上,发出“笃笃”声,像极了儿时她唤我起床时,指叩在窗棂上的节奏。七十多岁的人了,腰板仍像后山的老楠竹,微微佝偻却透着股韧劲,见我这么早从县城回来,她眼角的褶子笑成了落云渠里的涟漪:“抓紧着上山,趁头没爬过东山崎,笋子还带着夜露呢。”

那山路,是嵌在晨雾里的一道墨痕。脚下的土坡路被露水浸得发亮,两旁的蕨类植物举着毛茸茸的嫩叶,沾着的露珠时不时蹭在裤脚上,凉丝丝的。老娘走在前头,手里的柴刀轻拨着挡路的野蒿,竹篮在她臂弯里晃悠,篮底垫着的蕨草散发出潮湿的清香。她忽然停下,指着坡坎上一丛绿植:“年轻时你爸砍竹,我送饭就走这儿,那时你还在背篓里啃野莓呢。”

风从山坳里溜下来,不是盛夏那种燥热的风,倒像是刚从溪水里捞出来,带着松针和泥土的气息。吹过竹林时,满坡的绿竹都晃起来,叶尖的露珠簌簌落下来,有的砸在我的背上,凉得像碎玉;有的落进老娘银白的发间,转瞬就不见了。忽然想起《诗经》里说“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此刻眼前的野竹林,又何尝不是“猗猗”之姿?只是淇水畔的竹影或许更添几分风雅,而眼前的野竹,却长在烟火深处。

晨曦是从竹叶的缝隙里漏下来的。起初只是一点两点碎金,随着太阳慢慢爬升,那光斑便在泥路上织成了网。老娘蹲下身,拨开一丛半人高的灌木,露出几株刚冒头的竹笋。嫩黄色的笋壳上裹着细密的绒毛,顶尖还凝着一颗露珠,在晨光里晃啊晃,像要把整个清晨的光亮都盛住。“喏,这种‘龙竹笋’最嫩。”她的手指轻轻拂过笋壳,动作比平日里择菜还要轻柔,《诗经》里说“如竹苞矣”,说的就是笋子刚破土时,像花苞一样攒着劲儿呢。

我蹲在她身边,看她用柴刀沿着笋身斜斜切入,手腕微转,“咔嚓”一声,竹笋便稳稳落进了竹篮。她的手背上爬满了老年斑,指关节有些微变形,可握刀的姿势却依旧利落,那是几十年和土地、草木打交道磨出来的熟稔。“以前你奶奶教我认笋,说‘笋有三不摘’——长在老竹根旁的不摘,以免伤了母竹;歪着长的不摘,长不成材;虫蛀的不摘,坏了滋味。”她一边说,一边将篮子里的笋码放整齐,蕨草的绿意衬着嫩黄的笋身,煞是好看。

山路蜿蜒,竹影相随。远处传来几声鸟鸣,更衬得山里安静。老娘忽然停下脚步,指着不远处一丛敞亮的竹子:“你看那竹节,像极了手指节。”我定睛细看,“其本欲舒,其培欲平”,柳宗元说的没错,好竹还得长在敞亮处。老娘似乎很得意于她的那句比喻,眼睛里亮闪闪的,话也多了起来,仿佛不是在说竹子,而是在说日子——要像竹笋一样,哪怕长在石缝里,也要朝着光亮的地方拔节。

竹篮渐渐沉了,笋香混着泥土和草木的气息,在晨雾里慢慢散开。下山时,老娘执意要拎重的那篮,我抢不过她,我腿脚不方便,走山路也确实拎不了重物,只好由着她。阳光已经爬过了对面的山尖,将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快到老屋时,老娘从篮子里挑出一根最肥嫩的笋,让我拿着:“回家剥了,滚水里焯一下,拌点麻油,你小时候最爱吃。”我接过笋,抬头看她,阳光为她银白的发丝镀上了一层金边,竹篮在她臂弯里晃悠,晃出了一上午的光阴,也晃出了山路上那些关于竹笋、关于晨光、关于老娘的,带着《诗经》余韵的清浅岁月。



(CFP 图)

光影记忆

□杨清辉

在娱乐形式繁多的当下,露天电影不仅划过夜空的流星,渐渐淡出大众视野。但它又似恒久的星辰,镶嵌于我们这代人的心灵深处,成为珍贵记忆。

20世纪70年代前后,看电影是生活中奢侈的享受。毗邻我们村庄的一所中学,每隔两周的周日晚夜,都会在操场上放映电影。片名公布后,消息迅速在周边各村传开,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热议的焦点,孩子们更是兴奋得满心期待。

放映电影的傍晚,周边乡村仿佛被按下暂停键。田间农人、街巷妇孺皆停下手中活计,提前吃饭,拖家带口涌向中学,一时间万人空巷。到中学广场,早已人头攒动,众人自带板凳或席地而坐,翘首以盼着电影开场。

当我们到达海滩时,眼前的景象令人瞠目结舌,只见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几乎找不到可供立足的空隙。我们拼命往

里挤,却始终无法靠近银幕。原本的宽银幕,在遥远的距离下,变得又小又模

糊,银幕上的人物影影绰绰,根本看不清模样,只能隐隐约约听见从远处传来的声音。最终,我们只能满怀失望而来,却满心失落而返。

当银幕上“完”字乍现,海滩上的人群行色匆匆,如潮水般涌散。我和同伴走散,随着人流拐进田间蜿蜒小路,独自踏上回家路。走着走着,同行者渐少,都折向别村。到最后,漆黑小路上只剩我形单影只。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回家的路如此漫长。饥饿、疲劳与害怕如无形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身上,可我无暇顾及,因为还有十多公里夜路要走。四周没有一丝灯光,唯有田野深处几只萤火虫飞舞。

如今,露天电影已退出主流娱乐的舞台,但我仍喜欢寻一场露天电影来重温往昔,在那光影交织的梦幻时刻,细细品味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份静谧与纯粹。

粉猴

□王剑锋

“粉猴”,嘿嘿,你千万别误以为是一种什么灵长类动物的名称,我们这里方言指地瓜粉团。街市上,有些酒肆饭馆的招牌上直接以“粉猴”作为招牌菜,悬于显眼处,你若非本土人士,可能很难理解此为何物。

之所以称粉猴,此美味原材料之一为“薯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地瓜粉。薯粉加水后黏聚性很强,很快就会凝成团状或糊状。肉裹上薯粉,家乡人称为“肉猴”,海蛎裹上薯粉,呼作“蚝猴”,海蛎裹上薯粉即是“蚝猴”。

家乡方言虽以闽南话为主,却杂糅着多种乡音,说来奇怪,同为家乡人互相听不懂对方说的是常有的事,时而反要用普通话来解释。在家乡流传这么一句话

“跳过一条沟,乡音跟着跑”,原因在于家乡的北面毗邻仙

游,南面紧邻惠安,弹丸之地介于从莆仙话向闽南话过渡地带。

地瓜粉可与很多东西混搭,丝毫不影响口感,反而更丝滑。比如,瘦肉不管是炖、卤还是红烧,有时会很柴,若加上地瓜粉去煮更嫩。地瓜粉除了加肉,还可加鱼脯、花菜、萝卜、干香菇……就成了我们这里的一道“名小吃”——粉猴。很多人爱吃粉猴,每逢周末回家,我会让妈妈煮一顿唇齿留香的粉猴,这是我心心念念的美食。

粉猴的烹饪看似简单,许多人却经常煮不熟,里面会夹生,实则煮粉猴也有一番讲究。制作粉猴时,要选用上好的地瓜粉,细腻且无杂质,这样成品口感才会更加滑嫩。

切几块三层肉、备几条挑去细刺的巴浪鱼、加几粒炒花生、掰几朵

洗净的花菜,备好待用。接下来,开火热锅,把三层肉爆炒出油香,放入巴浪鱼、花菜等佐料翻炒至熟,盛出放入盆中,加入适量的薯粉干拌均匀。煮的时候,根据人数多寡,在锅中放适量水,大火煮开。此时,一定要用锅中滚沸的沸水徐徐浇入那些已干拌好了的薯粉中,然后用筷子用力搅拌均匀。热水的量一定得控制好,这也是煮粉猴最为关键的步骤,稀稠得控制好。稠了,可以再添水,要是稀了,稍后入锅就会散了,不会成“猴”。粉猴越煮越搅,越是嚼劲十足,为了好吃,搅拌时有时连吃奶的劲都得使上。最后,锅中的水沸腾

后,用勺子把粉猴一团一团

放进锅里,大火煮开。这时候也得注意火候,既要保证粉猴煮熟煮透,又不能煮得太久导致口感过于软烂。再搭配上调料和汤汁,加上几许青菜,一锅色香味俱全的粉猴就做好了。

粉猴的口感独特,既有地瓜粉的滑嫩,又有三层肉的油香和巴浪鱼的鲜美,再搭配上汤汁的浓郁,让人回味无穷。在家乡,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小吃摊,还是高档的酒店餐馆,都能找到这道美食的身影。其味不仅是乡土至味,更化作离乡游子牵肠挂肚的舌尖乡愁。

食事

喜欢拉二胡的父亲

□吕少京

曲以明快的旋律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光明的追求。悠扬的二胡声中,我能感受到父亲欢快的情绪。父亲常常言传身教,似一股清泉带给我心灵的净化和舒适的感受。他给我讲人生经历,教我做人的道理。

清晨,他提醒我起床,父子在窗前共奏二胡。二胡乐音和窗外虫鸣鸟叫声融合,共同奏响美妙的晨曲。

父亲对手工制作情有独钟。他亲手挑木头、削竹筒、蒙蛇皮、理马尾……细致处理,耐心打磨,特制二胡,供我把玩。这把自制的二胡不仅拥有独特的音质,还蕴含着他的心血与关爱。

有一年春节,我陪父亲参加文艺演出。父亲鼓励我上台独奏二胡。当我坐在舞台上,忘却自我,沉醉其中,尽情发挥,弓弦间的细微颤动交织着兴奋与紧张,随

着《二泉映月》乐曲的结束,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一刻,我看到父亲笑得很灿烂,充满自豪感。

为了重温和父亲共度二胡的艺术时光,我特作《渔歌子·童年把玩二胡追忆》词:“少小尊师艺熏,痴迷修习养心神。揉弦索,运弓箭。悠然自乐亦纯真。”词中描写童年时我在父亲熏陶下对二胡产生兴趣,通过拉二胡陶冶情操、修养心灵,揉弦运弓,享受悠然自得的快乐。

时光荏苒,父亲指导我拉二胡的情景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他的教诲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盏明灯,让我在追求艺术梦想道路上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广。



一日三餐史话

在宋朝之前,老百姓一天只吃两顿,只有皇室四餐,贵族或官员三餐。西汉时,给叛变被流放的淮南王的圣旨上,就专门点出“减一日三餐为两餐”。

古人的一日两餐,上午餐称“饔(yōng)”,下午餐称“飧(sūn)”,正所谓“朝曰饔,夕曰飧”。因此还有了成语“饔飧不继”,意指吃了上顿没下顿,形容生活十分穷困。

一天三餐制的演变,归功于宋代经济的繁荣,夜市不实行宵禁,夜生活丰富,所以才加一顿晚饭。

明清时,一日三餐普及。